

抓住研究靈感經驗談

曹仕邦

——以自己最初三篇史學論文
如何發現題目與研究過程中如何破解難題為例(中)之二

前一句話之所指已交代過了，那麼後一句話呢？筆者想到今日參加學術演講會的聽眾，往往一邊聽講一邊作筆記，而古時什公的三千助手，也必然一邊聽一邊跟筆受一樣作筆記。乎如是，「借衆聽以集其成事之說」便明白是什麼一回事了。

何以言之？古時無錄音設備的時代，筆受雖然專注地聽主譯的講解經文並用筆記下其所說，但總怕自己或聽漏或記漏了些什麼，於是便向聽眾中有作筆記的全部借來，俾寫定經文時作參考。倘使聽眾們不作筆記，那麼筆受又豈能「借」用「衆」人所「聽」到的而「集其成事之說」？於是這三千聽眾，真個有「助手」的作用。由是千載以來大家弄不明白的難題，筆者便靠以前教中學時講解國文課的經驗把它解決了。

此外，還有一個較小的難題要交代一下：由於這次研究，知道古時譯場助手的分工，主要是「傳語」、「筆受」和「證義」三個系統，因此論文的第五章

是〈筆受及其演進〉，第六章是〈證義之淵源及其演進〉，這兩章因述及某類助手分工的演進，大有文章可作。然而「傳語」的工作很簡單，作口譯員的只要兼通兩種語文便可擔任，是以此職不獨有華人，更有印度人和西域人負責，用幾句話便可交代過去。然而若不成立專章，則跟第五、第六兩章不配合，怎麼辦呢？

後來靈機一觸，何不借這一章來談談華人通過什麼門徑而在本土學得梵文？和外國僧俗來華後如何學習華語華文？於是寫成第四章的〈傳語與華梵語文的誦習〉，由是上述三個系統，都各有專章論述了。

註：

10. 「毘摩羅詰提」是梵文Vimalakṛtti的音譯，這梵文的字音也被譯作「維摩詰」或「維摩」，故知所譯是《維摩經》。